

情感码头

禾米河 我的母亲河

□ 李树华

发源于祥云海拔最高的野猫山西南侧的禾米河，因流经不甸、米甸两个坝子而得名，向西汇集于新兴苴水库后，由南向北，经不甸街横穿不甸坝，汇入清润美水库后，进入米甸坝，在米甸街北转，越过米甸坝，由石沉江进入峡谷，变身楚场河。楚场河在米甸插柳哨以东流入姚安县，经金沙江一级支流流泡江汇入金沙江，最终奔向大海。

不为人知的是，流域面积621平方公里的禾米河，在祥云县境内的河道竟然长达65公里，流域面积和覆盖人口居祥云县第二位，仅次于流经云南驿和下庄坝的祥云县第一大河中河。

和许多大江大河相比，禾米河在世人眼里，算是一条很小的河，小到几乎没有人关注的地步。从源头上说起，长年累月狂风呼啸的野猫山，被一层层深不见底的密林包裹着，离大多数人的视线很远，而从野猫山山谷中流出的那股溪流，则缓缓汇集于新兴苴水库，成为长年灌溉不甸坝万亩良田的自然水源。自古以来，祥云民间便有“禾米足，云南（指云南县，祥云县古称）”的说法，这和禾米河的作用是分不开的。

不舍昼夜，流入新兴苴水库的禾米河，不仅成为新兴苴水库的主要水源，也使新兴苴水库成为不甸坝西边最重要的灌溉水源。每当秋收时节，不甸坝西边的上赤、下赤、大湖、茨芭、海西等十多个村的农民总是翘首以盼，盼望着新兴苴水库开闸放水。

事实上，禾米河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此。

当汇集禾米河水源的新兴苴水库容纳不下时，多余的水量会从闸门一路向北，到达不甸镇和米甸镇交界处的清润美水库。和高海拔有些粗犷的新兴苴水库相比，清润美水库就像一个温柔的少妇，她悄无声息地躺在祥姚公路边上，与世无争，默默地注视着南来北往的车辆。

如明镜般发亮的清润美水库，把来自新兴苴水库的禾米河水流，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，不漏一滴。当下游的米甸坝子饥渴时，她会敞开怀抱，把一湖甘甜的水，毫无保留地全部倾泄出去。

“一河连两湖”，美丽清澈的禾米河，不仅是米甸人民的母亲河，也是米甸人民的母亲河。从凉凉不息的源头，到奔腾而去金沙江，禾米河虽无震撼人心的奔腾长流，也无飞流直下的磅礴气势，但对自古以来在她身边繁衍生息的人们来说，却是何等的重要。是她，造就了这片富庶的土地；是她，让两岸的人们一衣带水，丰衣足食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徐霞客两次到大理旅行途经祥云时，虽未亲身前往不甸、米甸旅行考察，却在自己的游记中提到了不甸、米甸的水利分布状况。徐霞客当年原认为青海湖水经城川坝北流，与禾米诸水汇集后，再往北汇入金沙江，经实地考察，确认奔涌与禾米二甸，虽三足鼎立，水则分流。事实证明，徐霞客当年的判断，与今天奔、禾、米三甸水流的流向是一致的，尤其是他“青海子水经小云南随川北转”的说法，更让人惊奇。

岁月潮起潮落，一如禾米河之水，夏起冬枯。时光寒来暑往，就像禾米河源头野猫山上的杜鹃花，谢了又开，开了又谢。禾米河年复一年，随日出日落，静静地看两岸的袅袅炊烟，慢慢升起，消失在天空；看着远方村落的星星灯火，渐次点亮，直到完全熄灭，和漫无边际的黑夜融为一体。

在了解禾米河之前，我未曾想到，禾米河的源头竟然会藏在一个毫不起眼，宽仅有十多米的小山谷中。而让我更没有想到的是，像禾米河这样名不见经传的一条小河，居然能够经过千回百转的奔走而汇入金沙江，最终流向大海。一股股小溪，遇水结伴，经过没日没夜的奔流，竟然能够汇成两个水库。而到了中、下游，却又汇成了触目可及的河流。就如同大海之中的波涛，由低到高，层层递进，直至掀起一个又一个威力无比的巨浪。

即便离开禾米河多年，我仿佛还能看到，禾米河一路向北，一波连着一波，缓缓奔向金沙江的情景。禾米河的水流，虽然长年累月只有一个姿势，不紧不慢，但其一往无前、滴水穿石的力量，仍是无坚不摧的，其蕴含的精神不能不让人向往和敬仰。禾米河虽小，却是一条绵亘古今、跨越时空的河；禾米河虽小，却是一条百折不挠、誓死入海的河；禾米河虽小，却是一条让人敬仰、让人亲近的河。

这，或许就是禾米河这一条小河给人的启示。和那些脾气暴躁，喜怒无常，动不动就掀起堤坝、淹没田地的大江大河相比，以涓涓细流面目出现的禾米河，在我眼里，显得有些温顺和含蓄。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中，她总是无语而行，从不惊扰别人。她不热闹，也不张扬，宛如一个害羞而在人群里躲闪的少妇……

禾米河也迎来了一年一度干涸的枯水期——这是禾米河旅途中最为寂寞的季节。往日的欢腾和生机，会随着清澈的河水一起消失。在几个月的时间里，禾米河只能在呼啸而过的北风中，忍受严寒，静静地等待，等待来年春暖花开后，又一轮风雨的降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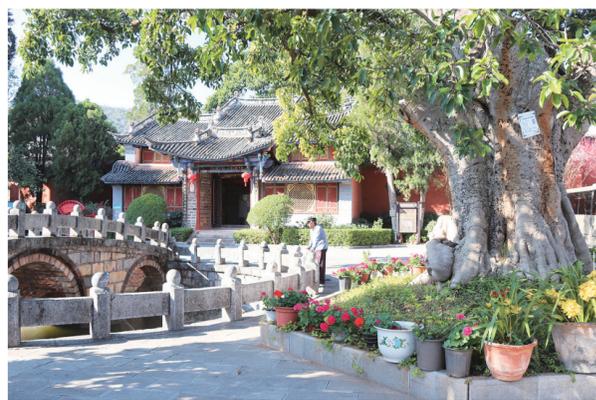
由于禾米河实在过于“温柔”，在几十公里的路途中，水流缓慢，河道很容易淤积阻塞。20世纪80年代，祥云县组织上千万民工，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“大战禾米河”疏通工程，不甸街口的河道上，第一次架起被命名为“幸福桥”的石拱桥。20年前和11年前，当地政府在禾米河流经的不甸段和米甸段的河道两边，分别修砌了石挡墙。这两件事，可算是禾米河历史上值得称道的“大事”。

不能不说，禾米河是幸运的。无论在荒凉的峡谷，还是无际的田原，她始终被两岸的人们所接纳。新兴苴水库和清润美水库，便是她在路途中小憩的“家”。

大海再远，终究是归宿。禾米河越过波光粼粼的水库，走过稻花飘香的田野，穿山越岭，一路前行，从石沉江到楚场河，从泡江到金沙江，直到遥远的大海。

禾米河，我的母亲河，我愿追随你的方向，和你一路前行……

大理美



弥渡县南诏铁柱庙见证历史的沧桑。(摄于7月1日)

弥渡县南诏铁柱庙，坐落在距离弥渡县城5公里的弥渡镇蔡庄村村委会庙前村，因“南诏铁柱”而得名。

南诏铁柱，俗称天尊柱，为直圆柱体，通高3.3米，直径0.33米，重约2069公斤，柱身西南面正中铸有阳文题款“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”。南诏铁柱距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，是唐、南诏时期国内唯一遗存的铁柱祭祀礼器，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科考价值，是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【通讯员 杨宋 摄】

生活笔记

故乡的小河

□ 杨永誌

在山间筑起的大坝，阻断了许多河流的去路。倘若不踏入高山深壑，人的一生怕都难以目睹河道内那至美的景色，也会错过太多身临其境时才能产生的愉悦感。

休闲园或公园内，有小桥流水的点缀，有绿树的葱茏，有花鸟的吟唱，有古亭的清凉，有曲径的幽深，有碧草的延伸，吸引着人们在这静谧的空间里消磨悠闲的时光。然而，这样的场所毕竟只是有限的区域，无法让人真切感受到大自然那神秘的力量，以及天地间令人心旷神怡的广袤世界。

出于户外健身的需要，我告别了公园内的安逸与优渥条件，也绕过了大坝水面那碧波荡漾的空旷视野，走进水源深处的高山深谷，慢慢地将自己隐匿于绿水青山的怀抱之中，凝望、倾听、沉醉、流连。

沿着山径前行，山中茂密的丛林错落有致，绿叶繁茂如烟。枝干或笔直、或倾斜、或弯曲，各自让自己的躯体占据一方独立的区域，获取阳光的普照，为完成光合作用而忙碌着。在特殊地理条件下，独立又相互避让的强劲生存法则。

这些树干黝黑，苔藓遍布，是寄生还是共生，难以分辨。似乎主干与苔藓相依存，苔藓保护着树干，又依附于树干，在树干上生长得更为繁茂、更为从容。树干的根扎入乱石丛，也深入溪流之中。难以知晓这些根系在水中浸泡或承受冲击时，是否会糟根坏死，但粗壮的树干表明，它们非但没有死去，反而因吸收了充足的养分，生长得愈发健硕、伟岸。

而这些乱石不仅在树周围铺展，也构成了溪流穿行的河床。它们并非脏兮兮的模样，而是无数被洗涤干净的个体。在河边，有的露出坚硬的骨骼，有的展现迷人的肤色，有的在绿草中悄然潜藏。

水中的乱石，似乎仰躺着躯体，尽情地截取光影的轻抚。或是心有灵犀，较小的个体聚拢一处，簇拥着嬉闹，较大的个体摊开胸肌，炫耀着自己健硕的肌体，更有甚者，直接袒露硬硬的腹肌，挡住溪流的去路。

溪流总是温柔且纯净的，从遥远山峦潜藏的深处奔涌而来。在乱石勾勒的河床里悠然地流淌，不曾停歇，却又仿佛在小憩。

掬起溪水，丝丝凉意直透指尖。家中的自来水没有这份舒心的惬意，冰箱内取出的冰水也没有这份甘冽。送入口中，甜丝丝的感觉弥漫唇舌。解暑的快感穿透五脏六腑，仿佛体表的毛孔瞬间闭合，全身难得地轻松，肆意地得以释放。

那些被突兀乱石挡住去路的溪流，毫无怨恨，清凌凌地转身，划过石前，跳跃着，闪烁着，裹挟着浪花，仿佛置身于练身习武的场所，迷离而神速，形成无与伦比的晶莹风采。

在跳跃的瞬间，那无形的歌喉，唱出银铃般的音符。或是悠长的呼唤，或是急促的高呼，或是甜美的呢喃，或是嬉闹的对歌。于是，深谷有了呼吸的节奏，伴随着阵阵林声，嵌入盈盈溪鸣。

我拿出吊床，系牢在临水的树干上小憩。不知不觉醒来，大雾弥漫，淹没了山谷，淹没了溪流，也淹没了自己，唯有小河中溪流的欢歌依然在耳畔回响……

民俗巡礼

手持火把当空舞

□ 杨柳波

手持火把当空舞，这是生活在无量山中欢度火把节的盛大场景。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之上，无数火把像长龙一样蜿蜒前行，头灯的繁星点缀着苍穹，眼前的火把星星点点照亮着夜空，望远天地相接处，星星与火光相互辉映，竟分不清哪里是哪里是地了。

火把节，古代被称为“星回节”，俗有“星回于天而除夕”之说。这一天夜幕降临之后，人人都会手持火把，奔走在田间地头，祈求五谷丰登。

火把节是云南彝、白、傣等民族的传统节日，时间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。虽然各地区各民族的活动内容不尽相同，但火把都是那天的主角。火把节的夜晚，村村寨寨都会燃起

火把，那火把似长龙般游走在田间地头。民间认为，这天在田地边放火把，可以把谷穗引出来，而在田地边要火把则是为了扑灭秧苗的病虫害。民间还认为火把可以驱鬼除邪，所以点燃火把后要挨家挨户走，边走边往火把上撒松香，以此来“送祟”。

我的老家名叫花椒寨，我的童年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，所以对过火把节的情景记忆深刻。

火把节还远远未到，我们就要上山去寻找一种名叫松香的东西，找回家后把它们晒干，并碾成粉末，放置在干燥之地，火把节当晚，我们要用它来撒火把。这期间，我们还要从山上寻回一些“火把树”，晒干后扎成小捆，成为火把节当晚的“主角”。

火把节的头一天，家里要把远嫁的

亲人接回来团聚。到火把节当天，父母忙着杀鸡煮肉，我们小孩则在院中忙着把“火把树”捆扎起来。这一切准备妥当后，便在焦急中等待着吃晚饭了。晚饭后，父母要为我们剪下端午节时戴在手上的五彩线，烧了它之后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点燃火把冲出家门，手持火把到处奔走，每到一处田地就要在那里撒几把松香，撒松香时，嘴里还要念祝福语，意思是让庄稼免遭虫害。那时，我常念的就是：“害虫你死光光，瓜果你越结越大。”一直到很晚，我们才回到家中。到家门口，得把火把扔掉，老人们叮嘱我们，烧过的火把是不能带回家的。

村里玩火把的年轻男女往往走到村边的一处平整之地，就将火把扔在一处，那上百支火把聚在一块，顿时形

成了篝火，他们就围着篝火打起歌来。

我的外婆家在哀牢山中，我年幼时，曾多次到外婆家过火把节。她们村里的过法和我们不同，火把节当晚，长辈们要把自己藏起来，小辈们手持火把跑到长辈家里，四处找寻老人。找到老人后，年轻人左手执着一束燃烧的火把，右手从挎包里抓出一把松香泼撒，表示将老人面临的灾难都烧掉，祈求老人平安吉祥，为长辈送去祝福。这个仪式结束后，他们才到户外“玩火把”。到户外的玩法倒和我们村的差不多。

近几年来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火把节在传统中融入了许多新元素。火把节一到，许多村里人不再像往常一样在乡下过节，而是齐聚县城，参与丰富多彩的活动了。

随手拍



家庭时光

拍摄时间：6月22日 拍摄地点：巍山县大仓镇闲家大村 作者：陆向荣

向光而行

□ 黄孟璐

我尤为喜欢朝阳，当夜色褪尽，太阳升起照亮世界之时，仿佛打开了生命的开关，一切都焕发生机，草木植物上湿润的露水，愈发折射出生命的鲜活，不管是怎样的黑夜，当太阳升起，一切又是新的开始，一切又可以重新来过。曾有几时，仿佛行走在冬天，阳光和温度仿佛于我渐行渐远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，都陷入了焦虑和迷茫之中，经历无数个夜晚，不断地思考、自省、循环往复，以至于开始怀疑自己价值，渐觉无法自救于生活和工作的“樊笼”。

有那么一个阴天，我抱着一沓材料外出开会，行至半路，天空突降暴雨，让人措手不及，环顾四周竟无处可避雨，硬邦邦的雨点直冲地往身上砸来，随之带来冰冷的痛感，雨点瞬间扬起地灰尘，鞋子裤腿无一幸免，一股浓浓泥气涌入鼻腔，避无可避，却又忧心中材料受损，只能紧紧护住一路狂奔，跑至大路转角，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小小的房子，虽房门紧闭，屋檐下却可避雨。雨中寻得一屋檐，深感自己是幸运的。这个屋檐，正是那场瓢泼大雨里的一缕阳光。

庆幸自己的人生没有沉溺于幽暗的时刻，以致自己平时难以敏锐感受阳光照射时的温暖和弥足珍贵的真情，却能在经历时生长出细微的“触角”去感知到。有时深深的温暖，只来源于一件看似无比平常的事情。

在一个寻常的上午，我去向一位长辈汇报工作，心中其实怀有忐忑，一是

平时接触不多，二是不知工作方法是否得当，成效是否足够理想。让我意外的是，长辈不仅在极其繁忙的情况下耐心地听完了我的汇报，而且就工作方式方法的提升改进等等和我进行了真诚的分享交流，其中不乏直言不讳的教导。我很感动，不只是他的耐心倾听，给予的指导和鼓励，更多的是对我无声的鼓励，这鼓励不是一句加油的口号，而是来自于每一句真诚的话语，一个理解的眼神，这就是一抹普照的朝阳，温暖柔软，无形中驱散沉沉阴霾，给人希望和勇气。后来，这位长辈去任新岗位履职，但他播洒在我心中的信念，没有走远，却永远地，把那一份真诚和感恩的光芒留在了我的心中，教导我时时充满信心，勇于面对。

我常常想，在我们寻找光、力求成为光的过程中，能否在点亮自我的同时，也照亮别人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阳光的照耀，让万物身披光芒。月亮也将光辉洒向大地，月球倾角将太阳照射于己之光反射回太空形成月光。就像每个平凡的自我，接受阳光播撒下光辉的力量，也会逐渐燃起自己的光，虽不似阳光那般热烈耀眼，散发灼人的光芒，却也有皎洁的光辉，安宁平和，不惊不扰，坚守一片清辉。只要我们始终坚守初心，持续前行，也能演绎出别样的姿态，绽放出自我独有的华光。

无论是阳光、月光甚至是星光，都是属于每个人独有的光芒，繁星点点，也能光耀大地，顺境逆境，泰然处之，勿忘迎着光的方向，向上向善努力前行。